

WUXING
DAFANDIAN

五星大饭店

下

海岩

著

海岩
30年



化学工业出版社

WUXING
DAFANDIAN

五星大饭店

下

海岩

—
著



 化学工业出版社
· 北 京 ·


下册

- 第十七章 难得的信任 / 233
- 第十八章 失踪为逃避 / 247
- 第十九章 残酷的真实 / 261
- 第二十章 澎河度假村 / 275
- 第二十一章 漂流遇险情 / 291
- 第二十二章 真实的朋友 / 303
- 第二十三章 信赖与求助 / 315
- 第二十四章 藏地雪山行 / 327
- 第二十五章 危机四伏 / 339
- 第二十六章 查真相遇袭 / 347
- 第二十七章 接近真相 / 355
- 第二十八章 救出险境 / 363
- 第二十九章 真实的黑幕 / 373
- 第三十章 勇揭真相 / 383
- 第三十一章 惊悉病情 / 393
- 第三十二章 筹钱治病 / 401
- 第三十三章 爱的挣扎 / 411
- 第三十四章 栽赃陷害 / 423
- 第三十五章 身陷囹圄 / 435
- 第三十六章 从头做起 / 443
- 第三十七章 收获爱情 / 459



C O N T E N T S

第十七章 难得的信任



朴元圣拎着那只公文箱走进机场的安检入口，林载玄在身后微笑着向他挥手告别。

公文箱放进X光安检仪，从一端进去，从一端滑出。朴元圣也从安检门顺利通过，拎起了公文箱，向登机口走去。

林载玄从机场大楼出来，回到自己车上。秘书替他拨通了电话，把电话交到他的手上，随后与司机一起自动下车回避，剩下林载玄一人在车里与尹梦石密谈。

与此同时，刘迅也带着“真实”舞蹈组合的男孩女孩，踏上了征途。

刘迅沉着脸和什么人通电话。东东看着刘迅的脸色，心中忐忑不安。李星和王奋斗小声开着玩笑。阿鹏帮汤豆豆放好行李，回头看见汤豆豆凭窗坐下，投向窗外的目光镇定自若。

火车徐徐开动了。

在前往省城火车上，东东、李星、王奋斗和刘迅四人为打发寂寞，输赢必争地玩起了扑克。汤豆豆一人趴在窗边，凝望窗外快速退去的景物，阿鹏为汤豆豆泡上一碗方便面，小心地摆在她的眼前。

东东们的牌局散了，各自上铺休息。汤豆豆和阿鹏都睡在上铺，汤豆豆塞着耳机在听音乐，阿鹏一边翻杂志，一边关注着汤豆豆的动静。

玩了一会儿，东东、刘迅、王奋斗、李星等人都在自己的铺上睡觉了。

阿鹏也睡着了，只有汤豆豆夜不能寐。她从床铺上爬了下来，坐在窗边的小座椅上，凝视着窗外隆隆驶过的黑夜。

天亮了，火车抵达了省城，汤豆豆在站台上给潘玉龙打了一个电话，但潘玉龙的电话与往常一样，处于关机状态。

去旅馆的车上，汤豆豆继续给潘玉龙发着信息，她一边按键一边在心里默念着她写的手机短信：“阿龙，我们到了。不知道接下来的比赛将会怎样，我心里特别紧张，我想你。”

金志爱的早餐已经准备好了，潘玉龙推着餐车来到1948房前，用英文叫了一声“贴身管家”，金志爱很快为他开了房门。

房门一开，潘玉龙眼前一亮，他看到了一个亮丽夺目的金志爱。在这个让人意外的早上，金志爱显然经过刻意的梳妆，容光焕发，光彩照人。潘玉龙惊奇的目光在金志爱浓妆淡抹的脸上停留了片刻，有些结巴地说：“金小姐……您，您的早餐来了。”

金志爱很亲热地示意潘玉龙进来，看到潘玉龙在桌上只摆了一副刀叉，问：“只有一副刀叉吗，你不和我一起吃饭吗？”

“对不起金小姐，我已经用过早餐了。”

金志爱有些不高兴地说：“用过了？那……那明天一起用啊，明天你不可以先用，要陪我一起用！”

潘玉龙笑而未答，他问：“今天上午，我几点可以进来收拾房间？”

“几点都行，你现在就可以收拾。”

“您先用餐吧，用完我再收拾。”

潘玉龙帮她摆好果汁、面包和煎蛋，然后为她拉开座椅，待金志爱坐下后又为她搭上餐巾，看着金志爱拿起刀叉，潘玉龙说：“用餐愉快！”

金志爱吃完早餐，潘玉龙开始清扫1948房的卫生间，金志爱就站在卫生间的门口，默默地看他干活。

潘玉龙在卫生间的大镜子上喷了清洁剂，用专用抹布快速地擦着，在他伸手再拿清洁剂的时候，金志爱居然帮他递了上来，潘玉龙这才发现她就待在自己身后。他接住清洁剂，道声谢谢后转头继续擦，可不知为何如芒在背，有些不自然了。

一辆奥迪A8雍容地驶入万乘大酒店门口的雨搭，林载玄从车上下来，在秘书的陪同下走进大堂。

潘玉龙还在打扫客厅，金志爱就坐在沙发上浏览杂志，她的目光其实仍在留意潘玉龙。她看到潘玉龙仔细地叠着窗帘，把窗帘的皱褶处理得规矩而又整齐，似乎此前从未留意过这个细节，不禁好奇地问：“窗帘要这样整理吗，有什么用呢？”

“好看呀，这种套房一定要力求完美，每个细节都要让客人感到赏心悦目。”

“噢。”她欣赏地看着潘玉龙每个一丝不苟的动作、每个认真负责的表情，感叹，“你们……很了不起，我喜欢。”

金志爱房间的电话接不进去，林载玄坐在会客厅里，神色焦躁不安。秘书面有难色地拿着一只电话听筒，说：“问过酒店的电话总机了，他们说董事长有过交代，外面的电话一律不给转。”

林载玄愤然说：“去找酒店的公关部，我现在要马上跟董事长通电话！”

“我已经给酒店公关部打了电话……”

“他们怎么答复？”

林载玄话音未落，万乘大酒店的公关部经理和杨悦匆匆忙忙地赶到这里，林载玄暴躁地用一大串韩语向公关部经理发泄愤怒，但他说的什么公关部经理和杨悦显然一句没听明白。

林载玄的发泄刚刚停歇片刻，他的秘书连忙用中文做了解释翻译：“总代表有紧急事务要见金志爱董事长，但你们的总机始终接不通电话，作为一家知名的五星饭店，我们对这样的服务非常不满意。”

公关经理解释道：“很抱歉，你们不满我非常理解，但1948房的客人有特别吩咐，未经她允许的任何电话号码一律不要接到她的房间。”

林载玄没听完翻译就用韩语喝问：“她允许哪些号码打进她的房间？”

公关经理做出爱莫能助的表情：“对不起，这些号码客人没有授权我们公布。”

林载玄马上发出激烈的回应，但仍然是一串叽里咕噜的韩语，仍然要靠秘书一通翻译：“我不想跟你说话了，请你去转告董事长，我有要紧的事向她报告，希望她能够接听我的电话。这件事非常重要！我一定要向她当面报告！”

潘玉龙推着工作车回到工作间，他刚刚动手清理工作车上的器物。杨悦便乘工作电梯赶了过来，喊住潘玉龙：“哎，潘玉龙，1948房的客人在不在？”

“在房里呢。”

一些楼层领班凑过来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杨悦说：“他们公司的人要求见她，说有要紧的事情要当面报告。”又对潘玉龙说，“你能不能去问一下，看能不能动员她出来，那位客人在俱乐部已经等了很久，已经发了半天脾气了。”

潘玉龙说：“那好，那我去问问她。来的那位客人叫什么名字？”

林载玄还在冲饭店的公关经理大发雷霆：“我有重要的事情，你们必须把电话给我接进房间，你们无权阻拦，你们如果阻挡，将要承担法律责任……”

林载玄声色俱厉，连秘书也跟着盛气凌人，韩语的呼喝与中文的传达上句下句地混合在一起，大有不容分辩的阵势。佟家彦也来了，帮着公关经理极力劝解：“对不起，不是我们不让见，我们必须尊重客人的要求……”

“我们正在为您联系，请您稍等，请您不要着急……”

林载玄终于按捺不住，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忽然用英文说：“我自己去！我没有必要征得你们的准许！”

佟家彦和杨悦都试图阻拦，“对不起，您不方便到房间去，因为客人已经要

求我们不让任何人进入她的房间。我们必须按照客人的意愿行事。”

公关部经理毅然对随佟家彦一道进来的一位主管发出命令：“你通知保安部，马上派人到十九楼去，任何人未经允许不能进入1948房。”

主管快步走了，公关部经理又拨通了手机，“接驻店经理办公室！”

林载玄在他的几个随从簇拥下，气势汹汹地走向会客厅大门。这时，大门忽然被两位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从外面推开，会客厅里的所有人全蓦然怔住，厅里厅外一时鸦雀无声。

他们都看到，金志爱出现在会客厅的门口，在她的身侧，站着她的贴身管家潘玉龙。

最先有所反应的还是林载玄，他在惊怔之后很快恢复了镇定，脸上马上堆出恭敬的表情。肥胖的身子微微前倾，用温和的韩语从容地问：“董事长，我有事情要向您报告，非常抱歉，打搅您了。”

公关经理、杨悦、佟家彦和潘玉龙都退到了会客厅外，公关部经理和佟家彦低声感叹一阵，又让主管通知保安部从十九楼撤人。驻店经理办公室的电话这时才打了进来，公关经理解释道：“啊，孙总，还是时代公司的客人，现在已经没事了，没事了……”

会议厅外的另一侧，杨悦对潘玉龙笑笑说：“真不容易，你怎么动员她出来的？”

“没有啊，我就说他们有要紧事要报告，就这样请她出来了。”

“她不是谁的电话都不听吗，怎么单听你的？”

潘玉龙淡淡地笑笑，说：“我是她不需要防备的人，她相信谁就听谁的话呗。我先回去了。”潘玉龙说完，转身向工作电梯的方向走去。

杨悦望着潘玉龙的背影自言自语：“她相信你？她为什么相信你……”

会客厅内，金志爱并没有坐下，显然没有长谈的意思。

林载玄站在她的对面，声音平静，缓缓道来：“今天早上，我们刚刚接到公司总部发来的消息，您的秘书朴元圣，昨天夜里在汉城[●]，在他自己的寓所跳楼自杀。目前已经死亡，死因还不清楚。”

●今首尔。

朴元圣死亡的噩耗让金志爱一下子惊住，一时间呆若木鸡，她脸上血色尽褪，瞳孔瞬间放大起来。

行政俱乐部会客室里的空气像被瞬间冰冻，连呼吸仿佛都在窒息中凝固。朴元圣自杀身亡的消息把金志爱的身体钉在地上，她吃力地张开嘴巴，但极度的惊恐遏制了她的声音。她双脚麻木地退了半步，就像摔倒前的一个趔趄。林载玄本来一副沉痛不已的表情，此时却被金志爱的失形弄得紧张起来。在金志爱的眼里，林载玄脸上的表情也许狰狞万端，也许她在幻觉中已把他当成了杀人同盟。

金志爱的双脚终于能够移动了，她后退的步伐有些踉跄。但她的喃喃自语却清晰刺耳，“你们杀了他，你们杀了他……”只此两句便痛哭失声。

林载玄趋前伸手，想要扶住金志爱摇晃的身躯，他的几位随从也拥上来出以援手，不料金志爱已如惊弓之鸟，反而尖叫一声夺路而逃，她冲出会客室后亡命狂奔，撞翻了一个服务生高托在肩的水果点心。托盘摔在地上，水果点心则散花般飞向半空，失常的声响让周围茶座里的客人纷纷惊起张望，他们看到金志爱慌不择路地穿过茶座，朝电梯厅逃去，整个俱乐部响彻了谁也听不懂的嘶吼声：“他们杀了他！他们杀了他……”

刚刚赶到的客务总监和佟家彦正在谈着什么，听见声音都愣住了。潘玉龙和杨悦也没走远，他们也同样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情景惊呆。潘玉龙几乎是出于职责的下意识，身不由己地追了上去。他追到电梯间时仅仅来得及叫声“金小姐……”载着金志爱的电梯就已砰地关门。

潘玉龙转身，快步朝厨房跑去。

他从炉间冲进加工间，长长的案板和水池两侧挤满了洗菜、剔肉、宰鱼的工作人员，潘玉龙从杂乱的人群中奔跑着穿行，嘴里仓促地频频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”为他让开通路的工作人员都疑惑地看着他的背影，看着那背影在工作电梯的拐角处消失。

在通向工作电梯的走廊里，几位端着托盘的服务生说笑着走来，听到潘玉龙带出的动静，纷纷闪开靠墙，让出道路，然后莫名其妙地看着潘玉龙跑进了电梯。

十九楼工作间的门被人猛地拉开，潘玉龙疾步走了出来。他顺着走廊一路疾行至1948房的门外，喘息稍定便按响了门铃。

潘玉龙用英语叫门：“贴身管家！”

没有回声，他重复道：“贴身管家。”

屋内还是没有反应，潘玉龙直接唤道：“金小姐，请问您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？”

房门紧闭，潘玉龙改用中文唤道：“金小姐，您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，您没事吧？”

此时金志爱躲进卧室，蜷缩在床边，对屋外的呼唤充耳不闻，为了压抑内心的伤痛和恐惧，她的两肩不停地抖动起来，控制住了声音但控制不住眼泪，床头柜上摆着的那张和父亲以及朴元圣的合影里，朴元圣慈祥的面容在泪水中模糊。

金志爱哆哆嗦嗦地拿起电话，心存侥幸地拨了那个一向熟悉的号码，听筒内传来的英语热情周到：“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……”

电话从金志爱手中滑落，掉在了地上。恐惧将她紧紧包围，让她陷入无助的抽泣……

客务总监和佟家彦疾步走来，他们看到潘玉龙正要离开1948房的门口。

客务总监轻声问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他的话音刚落，屋内便传来砰的一声震响，紧接着又是一阵噼里啪啦砸东西的声音。

客务总监闻声色变，当即命令潘玉龙开门。潘玉龙愣了愣，赶紧掏出钥匙卡，打开房门冲了进去，佟家彦正要随后跟进，客务总监伸手拦住了他：“你不要进去！”

潘玉龙在客厅里没有找到金志爱，他快步走到书房门口，不大的书房一览无余。他转身又向卧室走去，终于看到金志爱缩在床边的地上不停地战栗。卧室的台灯、电话摔了一地，墙上还有水杯、花瓶砸过的痕迹，地毯上一片狼藉。

潘玉龙小心翼翼，走近金志爱，他说：“金小姐，我可以帮您吗？您不要怕，您在这儿很安全，请告诉我能为您做什么吗？”

他俯身蹲下，关切地察看着金志爱被泪水打湿的脸庞。他没有料到，金志爱竟会突然一下子抱住了他，伏在他肩头痛哭失声。

潘玉龙一时不知所措，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应以同样的拥抱表达安慰，还是就这样僵直不动。

潘玉龙快速地准备着红茶的茶具，煮茶的酒精炉、瓷壶、瓷杯、银质的糖罐和奶盅，奶盅分盛着淡奶和鲜奶，连同几样精致的甜点，都有序地放进一只银质的托盘里。

佟家彦在一边急切地问：“她把什么摔了？”

一位客房主管也问：“她到底怎么啦？”

客房总监的神态还算镇定：“她现在到底怎么样，她跟你说了什么？”

潘玉龙抬起头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脸上。他仓促地答道：“她受了惊，她现在……”

佟家彦打断了他，“她现在是不是真的精神不正常了？她是不是真的……”

潘玉龙否定佟家彦的猜测，“不！她很正常！”

他的声音有些冲动，听上去几近顶撞上司，但没有人发出批评指责，他们更关心潘玉龙还要说些什么。

潘玉龙顿了一下，放缓了声音，“她的秘书死了——就是那位朴先生，在我们十九楼住过的那位朴先生，死了。她吓坏了，心里很悲伤，她现在需要安慰，她现在需要镇定下来。”

潘玉龙将银质托盘托上了肩头，迈步朝工作间外走去。

佟家彦在他身后叫：“潘玉龙！”

潘玉龙已经走到了门口，他停了下来，转身回头。

佟家彦问：“要我帮忙吗？”

潘玉龙说：“她现在……不相信任何人。”停了一下，又强调，“除我之外，她不相信任何人了！”

潘玉龙转身走了，所有人就此止步，目送潘玉龙的背影消失在缓缓关闭的门后。

潘玉龙高高地托着茶具穿过走廊，向1948房间走去。他看见1932的那位住客，从1948房的方向过来。潘玉龙怀疑地侧目看他，用英文问：“下午好！”那个人低下头，与潘玉龙擦肩而过，没有搭腔。

潘玉龙回头瞟了一眼，脚步已接近1948门前，直到可疑住客的背影消失在走廊一端，潘玉龙才举起手来，敲响金志爱的房门，“金小姐，我可以进来吗，您要用下午茶吗？”

煮茶的酒精炉燃起了蓝色的火苗，茶炊里的热水已经冒出了气泡。金志爱坐在一个靠窗的单人沙发上，神情依然悲恸虚弱，窗纱已经拉上，窗纱改变了阳光原有的质感，线状的阳光变成了一片发亮的颗粒，雾一样地笼罩着整个房间。

潘玉龙把一杯泡制完成的药茶，放在了金志爱的面前。

银制夹子夹起的方糖放入杯中，随后倒入银盅里的鲜奶，白色的奶液与暗红的茶水彼此渗透，渐渐释放出迷人的香馨。

潘玉龙在卫生间的浴缸内放满了热水，又朝水里撒入蓝色的浴盐和玫瑰花瓣。然后，把一摞厚厚的浴巾放在了浴缸的一侧。他没有忘记收走卫生间内原本放着的韩文报纸，而用一本中国的旅游图册取而代之。

客厅窗前沙发上，金志爱已经恢复了平静，她用感激和信赖的目光看着潘玉龙从卫生间走了出来。

“金小姐，浴缸里的水已经准备好了。我先出去了。”说完，潘玉龙轻轻地退出了房间。

走出房间，潘玉龙就被通知去参加对金志爱的服务和保安工作的部署会议。驻店经理、客务总监、保卫部经理以及佟家彦等人都悉数到场。

驻店经理宣布，“从现在起，对1948房客人的服务和安全保卫都要加强，尽量不要再出差错，引起客人的情绪反常。”

佟家彦说：“孙总，从这个客人离开行政俱乐部的表情和状态看，我怀疑她的精神方面，也许真的不太正常，您看需不需要请个医生过来看一下？今天下午时代公司的人也过来找我们打听，问他们老板住店这些天还有什么不正常的表现。”

客务总监转脸问潘玉龙：“你觉得她的精神状态现在到底怎么样？到底有没

有精神上的……毛病？”

潘玉龙回答：“没有，我认为她只是比较任性而已，有一点喜怒无常。这可能和她的成长环境有关，我觉得不能算作精神上的什么毛病吧。何况她今天突然听到了她秘书自杀的消息，她当然会有这种激烈的反应，这应该是正常的。”

驻店经理说：“根据现在的情况，保证她的安全比保证服务更加重要。一般情况下，客人在这个时候对安全问题最敏感，对服务方面的问题反而不会过于计较。”

保安部经理问潘玉龙：“哎，你说的那个人到底住几号房啊？”

“1932。”

“你说他有一次想进入1948房，是哪天啊？”

“就是前几天，哪一天我不记得了，好像是上周吧。”

驻店经理对保安经理说：“你去查一下这个客人的入店登记，看看是个什么人。”

保安经理回答：“好的。”

驻店经理又说：“对整个十九楼的保安等级也要适当提高，除了加强巡逻外，可以再加派些警卫人员上楼，在十九楼工作间待命，一旦有突发情况，也及时处理。”

保安部经理说：“好。”

客务总监嘱咐潘玉龙说：“哎，你今天晚上做夜床的时候，再观察一下她的情绪，看看她是不是平静了。”

“好。”

省城舞蹈大赛现场的比赛大厅内座无虚席，数台摄影机高悬低架，黑暗的舞台中央，亮起了一束灯光，一个红裙少女昂首玉立。四个黑衣青年排列在她的两侧，有如天籁的音乐骤然响起，十只脚跟一齐踏出欢乐的节拍，舞蹈的开场热情洋溢。

舞台上灯光璀璨，“真实”组合的表演已至高潮。每一只脚踏出的声响，都整齐流畅，协调的手势和击掌的响声使整个舞蹈兼顾了力量与柔美。每个人脸

上的表情，全被亢奋的情绪激昂。

“真实”组合的表演已经接近尾声，音乐的撞击倾泻着最后的力量，汤豆豆红裙漫卷，舞蹈的快乐已经彻底战胜了比赛的紧张。

音乐戛然而止，台上的少年们在最后的造型中同步定格，台下爆发热烈的掌声，汤豆豆率领伙伴们向观众鞠躬谢幕。

男主持人站在司仪台前，掌声之后即席评论：“‘真实’的舞蹈果然充满了青春的力量，真实感人。让我们再次掌声鼓励来自银海的‘真实’组合！”

女主持人面带笑容地说：“好！现在来看看他们的得分情况，9.85分；9.90分；9.87分；9.91分……”

分数打出后，另一支舞蹈组合正在台上继续表演，汤豆豆和她和伙伴在后台休息区有坐有站，都屏息静气地等着比赛的结束。

舞台那边，传来男主持人的声音：“现在我们请出第十九号代表队，他们就是老牌的V6舞蹈组合，他们也是本次舞蹈复赛的最后一组参赛选手。有请来自陵泉的V6！”

王奋斗和东东听到了主持人激昂的声音，情不自禁地对视了一眼。

参赛的组合全聚在后台，等待最后的评分结果。

汤豆豆、阿鹏、王奋斗、李星和东东挤在人群当中，都屏住了呼吸，紧张地听着从舞台前方传来的主持人的声音，“第十九号参赛组合的最后得分是——96.28分！”主持人话音刚落，汤豆豆已经蹦起来欢呼：“啊——”

王奋斗、李星和东东也欢笑地蹦了起来，阿鹏脸上也露出了由衷的喜悦。“真实”组合的五个年轻人互相拥抱击掌，庆祝他们得来不易的冠军！

汤豆豆在第一时间内给潘玉龙打电话，想报告这个好消息，但是电话的字正腔圆的“对不起，您所拨叫的用户已关机”让她十分沮丧。

此时的潘玉龙正在一辆工作车前开始进行做夜床的准备工作，往车里派放着文具纸张、浴液发液和各类毛巾等用品。他的手腕上，已经戴上了那只绣着兰花的白色护腕。

潘玉龙推着工作车沿走廊朝1948房走去，一名保安迎面走来，两人相互点头

会意，擦肩而过。

潘玉龙来到了1948房前，他敲了敲门，然后用标准的英文高声说道：“贴身管家！”

房内没有回应。潘玉龙掏出钥匙来开门。

潘玉龙打开房门，用工作车堵住门口，然后走进了房间，他看见客厅内空静无人，茶几上的台灯孤单地亮着。潘玉龙朝卧室的方向试探着问：“金小姐，您在吗？可以为您做夜床吗？”

卧室里，仍然未有回音。潘玉龙敲了敲卧室虚掩的房门，然后推门走了进去，卧室里，同样不见金志爱的身影，潘玉龙又轻轻叫了一声：“金小姐……”然后朝卫生间走去，卫生间也是空的，潘玉龙快步走出卧室，又去看了一眼书房，然后飞快地转身走向客厅的茶几，拿起茶几上的电话，慌忙拨通了号码，急促地喊道：“管家部！”

驻店经理接了电话，“……什么？1948房的客人不见了？她会不会去哪个餐厅吃饭了？你们马上查一下！”

客房主管、餐厅主管、保安主管找遍了饭店的餐厅和SPA俱乐部都没有金志爱的踪影。

虽然心里很着急，但是潘玉龙仍然留在房间里继续自己的工作，为金志爱做了夜床，他在床上挂好亚麻纱，在被角摆上早餐卡，在早餐卡上摆上一枝红艳的鲜花……这时，他的目光触及床头柜上的那只相框，照片上的金志爱单纯地笑着。离相框不远，一只精巧华贵的手表摆在一旁，潘玉龙把手表放正，摆到了床头柜的中央。

潘玉龙在卫生间的浴缸旁摆好了鲜花，换上了新的易耗品。紧跟着，他又打开了浴帘，铺好地巾，他的目光从洗脸台摆满的化妆品上一一扫过，卧室和卫生间的每件物品，似乎都像往常一样，看不出任何异常的迹象。

驻店经理和夜间值班经理、保安部经理一起，沿着酒店工作区的走廊快步疾行。

保安部经理一边走一边汇报，“各个营业场所都已经查了，没有发现1948房的客人。”

夜间值班经理插话道：“从财务的电脑记载上看，今天晚上也没有1948房客人的店内消费的记录。住店客人无论到哪个营业场所，只要是签单消费，应该都有记录。”

他们一路说着，走进了饭店的安全监控室。监控室的值班员见他们进来，马上报告：“孙总，我们已经查到了。”

驻店经理等人在满墙的电视屏幕前观看十九楼电梯厅的监控录像，从画面上可以看到金志爱只身一人走到电梯厅，按来一部电梯，走进了电梯轿厢。录像上显示了金志爱下楼的时间。监控室值班员指着说：“看，客人是十七点三十二分下的楼。”

墙上的另两台电视屏幕上，分别显示着饭店大堂和门外的景象。可以看到金志爱走入画面，穿过大堂，走出了饭店大门。

突然，画面上一个异常情形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发现，当金志爱走进大堂时，一名神秘男子显然在尾随跟踪，并且一直跟出去了大门。

保安经理首先提出疑问：“怎么回事？好像有人跟踪她！”

夜间值班经理也指了一下屏幕上的那个人影，“这个人！”

电视屏幕上，金志爱大步走出门，然后乘上一辆出租车离开了饭店。神秘男子追踪而至，看到金志爱已乘车离去，马上掏出手机与什么人通话报告。此时，录像上显示的时间是：十七点三十五分。

驻店经理说：“能不能想办法查一查，跟踪她的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监控室值班员说：“这也是一位住店客人，我们刚才请管家部的人来辨认一下，好像是住在1932房的客人。”

驻店经理说：“果然是他。”他转头问保安部经理，“你看，下一步需要怎么办？”

保安部经理没有答话，值班经理抢先建议：“咱们要不要报警啊？”

保安经理这才说：“也可能客人是出去吃饭了，或者是到店外哪儿玩去了。目前报警好像没有依据。”

驻店经理点头道：“再等等吧，看看客人什么时候回来。”

潘玉龙做完夜床，独自坐在食堂的一个角落里吃夜宵。杨悦端着一碗面条朝他走来，坐在了他的对面。

潘玉龙点头笑笑，冲杨悦打了个招呼，然后继续吃饭。杨悦主动搭话，说：“这些天你真够辛苦的，一直没回家吧？”

潘玉龙回答：“啊，”他吃了一口饭，抬头又问，“你怎么知道我一直没回家？”

杨悦说：“这几天我下班回家，一次都没碰见你。”

潘玉龙沉默片刻，他和杨悦似乎都明白这沉默的含义。终于，潘玉龙说：“对，我一直没有回去。”

两个各自低头吃饭，谁都吃得心不在焉，还是杨悦再次打破沉默，问：“伺候那个大小姐，感觉怎么样啊？”

潘玉龙淡淡地说：“哦，慢慢适应吧。”

杨悦说：“恐怕，不是你慢慢适应了，而是她慢慢接受你了。”

见潘玉龙不解地抬头看她，她笑了，说：“你是个很容易让人接受的人。”

潘玉龙低下头，没有接话。少顷，他岔开话题，低头问：“听说，盛元集团要买咱们酒店的股份了，你参加签字仪式了吧。”

杨悦说：“哦，只是签了个意向书，意向书并不是正式的合同，正式合同还在谈呢。”见潘玉龙抬头关注地听着，杨悦好奇地问，“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不管谁当股东，你还不是一样干你的工作。你以后就是当了经理……其实真正的职业经理人都是凭自己的职业技能、职业经验生存的，别管谁当股东，只要你具备了足够的职业能力，谁都会用你。”

潘玉龙佯装无所谓地点头道：“啊，我知道，我随便问问。”

吃完饭，潘玉龙沿着走廊巡楼，他经过1932房门前时，看到房门一旁的显示灯亮着，表明屋里有人。他看了一眼后，继续朝1948房走去。他看到1948房的显示灯是灭的，显示着房间的主人仍然未归，他立即向客务部做了汇报。